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58

1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五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10日星期一，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杜基先生	(刚果)
成员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施燕华女士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拉潘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列安德罗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阿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戈尔-布思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里德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局势

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1986年1月29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多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在主席的邀请下，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在主席的邀请下，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其
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上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塞内加尔、南非、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在主席的邀请下，迪祖迪先生（阿尔及利亚）、菲格雷先生（安哥拉）、莱格瓦拉（博茨瓦纳）、巴达维先生（埃及）、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霍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兰先生（圭亚那）、佛尔马先生（印度）、霍拉萨尼（伊朗）、阿扎鲁克先生（利比亚）、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加利亚德（尼加拉瓜）、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尔恩丁先生（南非）、比里多（苏丹）、阜姆先生（坦桑尼亚）、戈洛伯先生（南斯拉夫）、恩戈先生（赞比亚）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富汗、古巴、巴拿马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在主席的邀请下，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贝拉斯科·圣何塞先生（古巴）、萨默迪奥先生（巴拿马）和法塔勒先生（叙利亚）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迪祖迪先生（阿尔及利亚）：《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宗旨是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

根据这一宗旨，安理会负有重大的责任。非洲把南部非洲问题交给安理会，希望它在面临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威胁和平与安全时负起责任。

比勒陀利亚推行将许多国家集中起来依赖南非的政策，越来越野蛮地在国内镇压黑人，在国外企图统治邻国。南非常规部队公开进行侵略、谋杀、建立和维持颠覆运动、破坏、经济封锁内陆国家、驱逐移民工人。种族隔离政策的“小帝国主义”无恶不为。大多数前线国家已经经受了经济危机和持续干旱的双重打击，又不得不继续忍受这种侵略。

1980年，这些国家召开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以促进区域合作，利用九个成员国的资源来减少对南非的依赖。当时，这一区域政策的基础——莫桑比克的运输系统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例如，连接莫桑比克海岸和津巴布韦的贝拉铁路和同一条路线的输油管多次遭到了有系统的破坏，使得从贝拉到哈拉勒之间运输石油比从美国东岸运到贝拉还要昂贵。

最近上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上一次会议递交的报告估计，南非自1980年以来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害共达一百万美元。

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显然直接产生于南非持续和日益增加的侵略及国际社会显然未能抵制这一侵略，以适当的方法解决这一侵略在该地区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局势。

在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加紧镇压的同时，南非也在巩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继续对邻国采取罪恶的侵略行动，企图破坏那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权。南非对黑人多数推行的镇压政策，在纳米比亚采取的殖民主义阴谋活动及其对邻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好战的政策使得南部非洲紧张局势恶化，直接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开会审议南部非洲的局势是公正、及时和负责任的行动。这一重要机构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运用授予他的权力。南部非洲迅速演变、十分危险的事态要求这样做。

在南部内部，种族主义政权正在继续用武力和狡猾的阴谋徒劳地试图遏制人民群众反对种族隔离的日益增长的斗争，破坏这一向令人憎恨的制度提出挑战 and 进行反对的不可逆转的运动。

暴力现在已成为南非被压迫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进行逮捕、强行拘留和使用酷刑的同时，南非政权还杀害了无数工会战士、学生和教会人员，并在黑人居住的市镇屠杀男女老幼。去年夏天在36个以上的地区实施了紧急状态，这是使用武力达到了顶峰。

实际上，紧急状态继续表明了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是多么绝望，他们正面对着迅速演变的事态，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这些事态的发展。同时，这也表明，尽管他们每天都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但南非的黑人群众仍抱有继续进行自己正义斗争的决心。

在这样英勇的抵抗下，比勒陀利亚领导人正越来越诉诸拖延的手段，其目标主要是混淆公众对种族隔离的真正性质的认识。黑人多数坚决地反对所谓宪法改革，大会与安理会也理所当然宣布其无效。在遭到这一令其目瞪口呆的失败之后，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再次发动攻势，提出了所谓新改革的建议。

这些所谓改革丝毫不足以凭信，必须毫无保留地对其加以谴责。因此，要再次指出，种族隔离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根除。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及其盟国迟早要被迫承认这一真理。

纳米比亚人民是南非种族隔离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另一主要受害者。在温得和克建立所谓临时政府——安理会与大会已宣布其无效——也妨碍了使纳米比亚迅速独立的联合国计划的执行。这也表明，比勒陀利亚领导人决心巩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继续大肆剥削其自然资源。

更为严重的是，纳米比亚现在已成为南非建立一个封锁线的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一战略的目的是保护白人少数政权，作为其对邻国采取武装侵略和恐怖主义的跳板。纳米比亚的独立仍被同完全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大会、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曾多次谴责这一联系的做法。

不仅如此，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以顽固态度对待安理会的第566(1985)号决议。这种顽固态度是某些国家继续向南非保证支持和保护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已导致南非扩大了其侵略的范围。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种族主义军队对它的领土完整的侵略已多次使五个国家成为受害者。各种虚构的借口被用来为这些进攻辩护，这些野蛮进攻的目的是破坏前线国家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声援，使南非在该地区得以发号施令。

那些侵略行径是而且继续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破坏了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非洲主权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我们再次谴责这些罪恶行径，表示支持安哥拉、莫

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对南非的颠覆阴谋所做的英勇抵抗。我们也再次向上述国家向斗争中的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重申，我国坚决声援他们反对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及那些维护该制度的人的殖民主义和好战政策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以任何形式资助和援助雇佣军及使用雇佣军的做法是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内容以及大会的有关决议；因此，必须坚决对之加以谴责。

然而，使用雇佣军一贯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部非洲内外的政治道德的多方面之一。几年来，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训练、装备、资助和领导的雇佣军一直在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采取颠覆和制造混乱的罪恶行径，破坏它们的领土安全与基本的经济设施。

这表明，这一非法政权决心以任何手段，包括破坏自己的国际承诺与食言——如恩科马蒂协议问题所清楚表明的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将自己的霸权强加于邻国头上。同时，使用雇佣军尤其增加了该区域的不稳定，进一步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有义务坚决谴责以任何理由使用雇佣军，向成为受害者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使它们能抵抗南非政权及其资助的雇佣军的进攻。

对南部非洲目前局势进行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注意到，南非的侵略性及其顽固坚持其在该地区的傲慢态度有了明显增加。这一侵略性和顽固态度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从某些国家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庇护的保证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在这样情况下，那些国家应当迫切地听取所有非洲国家要求其放弃与比勒陀利亚的妥协态度，尊重非洲国家的独立与不结盟地位的呼声。种族主义政权自称代表了某些文明，企图将人民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斗争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此来歪曲这一斗争。任何人都不应受骗上当。

非洲在安理会再次证明它承认这个组织的重要性，证明安理会相信它有能力采取可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敦促安理会行使它的职责和充分利用它所有的权力。各国人民，特别是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对安理会寄予的希望，我们不应使之失望。还有，它不应继续让那些维护这种制度的人继续为非作歹，不受惩罚。

个别的另敲碎打的制裁，虽然是积极的，但有限度。它们对南非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虽然有些国家仍然对种族主义制度给予多方合作不能全部消除这种影响。这些另敲碎打的制裁并未改变南非的态度，因为它的态度在国内仍是顽固到底，在地区内仍是侵略和霸道，在国际上仍狂妄嚣张。

实施全球性和有约束力的制裁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加速种族隔离制度灭亡和结束南部次大陆各国人民所受苦难和悲剧的唯一途径。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几十年来南部非洲的局势引起国际社会严重的关注。理由很清楚。就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分离和歧视所致。此日此时，当人们为了征服太空向太空进军时，不幸的是在地球上还有一个国家固执于古老的和非人道的概念，就是中世纪的奴役，法西斯的种族犯罪理论以及肮脏的殖民主义的最亟端的形式。

种族隔离并没有因为一小撮白人狂热分子的想象而变为一种国家政策和制度。这是南非统治阶级对被压迫人民的正义解放斗争的可恶的反应。这是白人少数要使国内非白人居民永远处于附庸和残酷剥削地位永久化的主要工具。今天南非已成为所有人权受到残酷破坏和恐怖到处猖獗的国家。从这个国家里来的传闻不可能再可怕了。成千上万的人遭到种族主义政权屠杀，受刑和残酷的虐待，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反抗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1985年初以来已有1,000多个人遭到杀害，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可怕的数字就不断增长。成千上万的人在监狱中腐烂，种族主义政策已成为官方政策，因此受到迫害的人不计其数。

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已对这一悲剧作出反应。联合国对这一问题已通过了许多决定和决议。远在1960年就发生夏普维尔大屠杀，安理会就通过了134(1960)号决议，明智而有远见地强调，如果南非的紧张局势不断增长，则该地区的局势就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我们已看到这一警告成为具有特别威胁性的现实。南部非洲的确已成为非常危险的火药桶，这个火药桶随时都可爆炸，对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后果是惨不忍睹的。根据我们的议程，这一问题应以最严肃和负责的态度予以审议，目的是采取具体而有效的决定以消灭这一野蛮的种族隔离政权。

由安理会作出一个合适的决定现在尤为迫切，因为南部非洲的事态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已经日形危险。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现在正疯狂地变本加厉，残暴地压制群众示威，却又同时宣称某些所谓改革，其实只想松一松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所谓改革包括取消法律中某些种族主义规定，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蒙骗公众对种族隔离政策真面目的意见。种族主义政权正力图挽救种族主义国家制度的基础，并无耻地称之为“南部非洲的政治传统与特性。”

种族主义者的镇压和阴谋手段均不能制止人民的抵抗。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以极为负责的态度所指出：南非人民决心消除万恶的种族隔离统治。国际社会一致支持千百万南非土著居民的意愿，他们要求在自己的国家以及国际场合内与其它人享有平等的合理地位。

该政权穷途没落，竟企图对邻近独立国家发动武装侵略来解决其严重问题。它数十年来一直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结果之一是导致殖民者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流血冲突。纳米比亚问题成为国际上最紧迫问题之一事非偶然。在种族隔离法律下遭受残酷待遇的该国人民，每天都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种族主义者一再嘲弄关于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载于安理会第358(1974)号和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安全理事会决定。他们扶植各种傀儡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和建立不公开的军事基地，并从中准备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攻击。

南非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及其它邻国采取的敌视和侵略行径已在南部非洲造成了真正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南非继续非法占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南部地区，完全无视安理会的所有决定。萨文比领导下的傀儡和比勒陀利亚的雇佣军继续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质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援助。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还对莫桑比克的合法政府采取颠覆行径。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该区域其他国家不断遭到惩罚性的袭击，所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许多无辜的人死亡，财产受到极大破坏。这种对主权国家采取野蛮的暴力行动的最新例证就是数周前莱索托遭到的封锁。这一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令人信服地证明，种族隔离与侵略是相辅相成的。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种族主义政权已获得了核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将其作为保护其罪恶权力的“最后手段”而加以利用。

一个人口与力量均属一般。在世界上十分孤立的国家仍以能践踏国际社会的意愿，不受惩罚地恐吓邻国、杀害本国人民，同时又推行着使全世界警觉的冒险政策？提出这一问题符合逻辑的。

回答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帝国主义力量依然认为南非是其在南部非洲的经济与战略利益的堡垒。这些力量依靠南非来遏止以一均必要手段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浪潮，以使其垄断公司可以继续获得巨额利润，同时又可扮演警察的角色，控制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所有交通。南非及其朋友正在不断制定计划，目的是迫使自由的非洲国家重新成为殖民掠夺的受害者。

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如何评价萨文比这一傀儡访问美国、同高级人士、包括美国总统进行接触这一事件呢？非统组织1985年7月的宣言明确强调，任何干涉主权国家安哥拉内政的行动都将被认为是对整个非洲采取的公开敌视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萨文比访美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世界人民期望大国以建设性和负责的态度解决最迫切的国际问题，因为，向一个罪犯献媚只能被看做是蔑视南非人民，鼓励种族主义者，南非的所有雇佣军和反政府力量对合法政府与主权国家采取颠覆行动。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和联合国非洲集团最近审议了萨文比的访问。不

幸的是，这是“接设性合作”政策的全球性立场，这一政策保证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物质援助和行动自由。

如果我们不制止其进一步恶化，南部非洲局势的危险恶化将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在应非洲集团要求而开会审议的这一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措施。如果某些西方国家放弃其传统的政治与商业性质的考虑，对人类的迫切需要——即从我们的现代文明中铲除种族隔离与种族主义的毒瘤——做出反应，那将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为此目的，首先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全面制裁。安理会也必须向种族主义当局发出明确和强烈的警告：如果它不立即永远停止镇压与大规模屠杀、对邻国的公开或秘密的颠覆行动、向受雇的杀人犯，如萨文比提供援助，安理会将被迫采取行动，铲除这一威胁到非洲和全世界的紧张与潜在战争的根源。

最后，我在此表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毫无保留地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暴力与压迫的英勇斗争。我们将继续支持和同情受到南非军事机器威胁的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其他独立国家。纳米比亚人民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一直在进行其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以恢复自己不可剥夺的自由与独立权。我们将继续声援他们。

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表示敬佩和完全同情在进行不懈斗争，以挣脱自己国家内种族主义枷锁的南部非洲伟大的儿女。

穆罕默德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真诚和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以自己众所周知的外交干练主持自己的职责，将给你的国家带来荣誉。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阁下十分胜任地主持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根据我们面前的议程项目，安理会再次审议南部非洲的局势。

这一局势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及其对南非绝大多数人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严重侵犯；第二，种族隔离的实行者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第三，种族隔离政权蓄意对邻国推行破坏稳定的政策。南部非洲局势的这三个方面单独和共同地对当今非洲大陆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自1984年目前这个暴力循环开始以来，南非的内部局势急剧恶化。在这一期间，1,100多人被杀害。在1985年，有大约3,500人被拘留，其中约有三分之一至今还未释放。然而，这些惊人的数字只说明了整幅画面中的一部分。凶恶的比勒陀利亚安全力量一向是臭名昭著的。1985年7月20日宣布的紧急状态使这些力量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造成了大量难以叙述的暴行。越来越多的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枪杀。囚犯受虐待的情况日益普遍。任意逮捕和不加审讯的拘留每天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比勒陀利亚政权加紧防止国外报道这些暴行，对外国记者施加禁令，这并不令人奇怪。而正是这样做的政权总是吹嘘自己的“民主”状况。

尽管国际社会表示愤慨，但这个令人恐惧和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种族隔离制度，就可以看到这个制度显然是一个国际罪行。实际上，大会的许多决议都指出了这一点。

南非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能再容忍这个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当我们坐在安理会这里对制裁是否有效，是否会伤害那些应该加以支持的人等问题含糊其词的时候，南非人民却每天都在为加快种族隔离制度灭亡的步伐付出最大的牺牲。只有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只有迫使少数人政权向南非人民的真正领导人——他们有许多人，如纳尔逊·曼德拉被监禁，或转入地下，或被迫流亡——进行谈判，南非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改革。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对南非实现全面的制裁，以便加快南非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到来。

至于种族隔离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拒绝放弃对这一领土的控制，这是有目共睹的。安理会在诸多的决议，特别是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宣布比勒陀利亚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且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批准一项计划，让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自决权。然而，这个政权企图把枝节问题搞入这些问题。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历史是顽固不化的历史。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有人搬出绊脚石，阻碍纳米比亚人民努力摆脱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的阴谋，镇压和非法占领。

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南部非洲目前局势的第三个方面是，种族隔离政权蓄意推行破坏邻国和前线国家稳定的政策。为了达到破坏这些国家的目的，种族隔离政权使出了最大的力量。南非政权为了维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继续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对前线国家施加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

自1975年安哥拉获得独立以来，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一直被当作全面侵犯安哥拉的跳板。南非不断袭击博茨瓦纳和莱索托，迫使它们停止向逃脱国内镇压的难民提供避难场所。南非还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迫使这些脆弱和无防卫力量的邻国同比勒陀利亚签署安全条约。南非还训练代理人，向他们提供武装和后勤援助，来对邻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进行广泛的破坏。比勒陀利亚的捣乱政策侵犯了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因而一再受到了安全理事会许多决议的谴责。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时候还在考虑向其中的代理人之一提供援助，来帮助他违反这个成员赞成的决议。

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寻求制止南非的局势，因为这个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实现该地区的和平，首先必须根据安理会的要求确定四个目标。第一，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释放种族隔离政权的政治犯。第二，南

非必须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第三，南非必须停止推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 第四，南非必须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但是，南非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所作所为表明南非坚持顽固态度，无视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的意愿。 如果认为种族隔离政权会采取我刚提到的四个步骤，而不用向这个政权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那是不明智的。 为了履行《宪章》所规定的职责，安理会必须再次下决心迫使种族隔离政权解决南部非洲局势。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安理会应当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利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手段。

主席：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一个多月以前，安理会审议了莱索托的控诉，控诉南非部队进攻它的领土，屠杀当地的南非难民。 国际社会及安理会对于南非这种非法和残暴进攻莱索托表示遗憾。

今天，非洲国家再次请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行动，因为它的行动威胁和危害了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对于纯粹主义者来说，目前的要求似乎太过分了。 可是，南部非洲局势的恶化使得安理会有责任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我国代表团认为，非洲的控诉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迫切的。

在结束审议莱索托的控诉时通过的第580号决议呼吁南非不要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对付邻国。 虽然从那时以来没有发生过武装侵略，但我们却目睹了种族主义政权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威胁。

我们知道，南非和邻国之间问题的症结就是受到安理会谴责的种族隔离。 南非的行动的目的在于迫使前线国家驱逐那些向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人士。 不论该政权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了什么态度，它都没有权利进攻邻国，采取和威胁采取军事行动。 南非多次表现出了这种威胁，它确实会这么干的。 这些威胁违反了《宪章》的第二条：

“所有成员在其国际关系中避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采取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行动。

南非依靠其军事力量和其他强国的支持，继续无视《宪章》这条基本原则。

第二，非洲代表团要求安理会采取防止性的行动，维护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南部非洲的局势继续在恶化，白人和黑人继续发生冲突，没有一天没有黑人死在种族隔离的暴力之下。种种报道表明，南非治安部队枪杀在街头示威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压迫剥削的男女老少。在过去几个月中，一千多人死去。非洲国家要求的迫切是因为那么多无辜的人丧失，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保护一种被安理会认为是“危害人类良知罪”的制度。

非洲代表团所关心的第三个理由是因为南非最近对邻国采取了高压措施。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南非最近对莱索托进行讹诈和扼杀，因为莱索托政府根据其国际义务继续收容南非种族隔离的难民。除了有必要支持保护难民的原则之外，我们还要强调，向主权国家进行讹诈和施加压力是违反联合国的公约和决议的，绝对无助于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四，我们要求安理会事先防止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并对南非采取恰当的行动。南非保护种族隔离的行动就要肆无忌惮地向邻国进行暴行。必须制止这一点，否则该区域将爆发全面的武装冲突。

主席先生，我们要求安理会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安哥拉采取紧急行动，因为最近叛乱头目萨文比可能得到援助来对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选举产生的主权政府。这种援助是不合道义的，在政治上是非常卑鄙的。那些答应向叛乱头目提供军事、而不是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援助只会在安哥拉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我们在安哥拉问题上的分歧是到底是不是要让他们遭受更大的牺牲？我们联合国成员是不是要和平解决该国的军事僵局？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都知道应该选择和平的道路。

最后，非洲代表团在此敦促安理会坚决维护《宪章》。我国代表团不必告诉大家，按照《宪章》二十五条，所有会员国都“同意接受和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南非不仅拒绝执行安理会决议，而且还向邻国施加暴力，因此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非洲问安理会还要化多少年、多少月，还要等南部非洲再牺牲多少生命，联合国才会执行自己的宗旨和原则，这样问是对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响应非洲国家要求时，安理会应该看看南部非洲事态总的局面。种族隔离南非内部的局势威胁着南非人民和邻国。各位成员都认识到，每天都有大规模逮捕、拘禁和镇压事件发生，尽管安理会早就通过了第569(1985)号决议并多次发出呼吁。这种局势表明，该政权仍然坚持种族隔离制度，蔑视国际社会的意志。

加纳代表团认识到，有些支持该政权的人匆忙地接受了博塔在1986年1月31日议会上的发言内容。但我们请各位成员认真地看一看这些建议，认识它欺骗性的意图。博塔在发言中宣布，将用另一种身份证来取代通行证。目前的总统理事会将由国家理事会来取代，并加插几个黑人和白人跑腿；将用几个苏联公民和一个被关在安哥拉监狱里的南非囚徒来交换纳尔逊·曼德拉。这是一种狡猾的方法，目的是使得超级大国不同意消除种族隔离的步骤。这些并非真正的建议，这一点大家都已强调了。它们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除非所谓的改革受到大多数黑人的真正代表的讨论和通过。

有人担心，南非会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因为南非就是这么明说的。它明确要求邻国与它签署联合安全条约，“否则，我们的安全部队将会别无他择，不得不为了我们的利益越界对付南非的敌人。”如果这不是使用武力的威胁的话，那么什么是威胁呢？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联合安全条约有价值的话，那么请允许我提醒一下，前线国家已经拒绝了这种与种族隔离进行勾结的计划，因为这种政权违反了基本的人权、社会和政治权利，也违反了国际条约。联合国可以看到那些相反的事实呢？联合国本身奉劝大家不要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合作，并增加向它施加压力，使它放弃种族隔离。

纳米比亚的政治局势仍陷于僵局。没有迹象表明该国即将独立。纳米比亚独立的结构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至今没有得到执行。种族隔离政权非常傲慢地告诉我们，它不会在执行该决议方面进行合作，除非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实际上是说，纳米比亚的独立必须符合南非的条件，即除非安哥拉的独立和主权安排符合种族隔离政权的领土完整，否则纳米比亚就不可能获得独立。然而，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所以纳米比亚人民正在为争取独立而作出牺牲。

上星期一，即2月5日，我们又看到了种族隔离政权代表的甜言蜜语的发言。南非在消除种族隔离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中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在博塔声明发表后几小时，南非治安部队就在街头枪杀和平示威者，并迫使许多黑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国家总统立即进行的谴责暴露了谁来统治南非的真实意图。

安理会认真听取了非洲国家代表和其他代表有关南部非洲局势恶化的发言，也听取了南非代表的发言。现在，应由安理会来决定，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是否足以引起安理会注意，或者象南非代表所说的，根本不值得思考。加纳代表团认为，问题是很清楚的。安理会不能不管那些已经或正在死去的人，那些侵略的受害者。我们认为，唯一的问题安理会应该如何采取行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呼吁南非政府停止各种谋杀和谋害无辜的平民，因为这些行径只会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南非应该认识到，安理会早就提出了要求，即彻底取消它去年宣布的紧急状态，并且和黑人多数的真正代表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求找到可以接受的办法，来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和民主的社会。这些并不是新的建议，但必须提醒南非，这些条件是唯一的和平的选择，否则只有对种族隔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历史表明，被压迫人民最终必胜。

此外，南非在次区域进行的经济讹诈新现象必须受到强烈谴责，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公约。因此，安理会有责任帮助维护非洲邻国的主权。

我所概述的措施是这一方面的正确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南非在这一方面有着明确和长期的历史，即无视安理会的决定。安理会要么采取其他措施，确保其决议得到执行，改善次区域的局势，要么不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局势继续恶化。《宪章》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要求我们采取果敢的行动。我们认为，安理会在这一方面不应逃避责任。

我国代表团认为，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遵守联合国准则的唯一和平方式就是增加对其的国际压力。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是施加这一压力的最好方式。我不想借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不准备一一列举支持制裁的理由。我只想说，该政权或者中止种族隔离，或者将受到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时间也不多了。安理会目前所至少能做的是提醒南非注意这一限止时间。

加纳代表团仍然认为，只有立即通过和平进程实行变革才能更好地保护南非与整个南部非洲的长远利益。但倘若南非及该地区以外的国家继续向种族主义政权和叛乱领导人萨文比提供道义与物质援助，制造分裂，则情况将不会是这样。我们尽管不太情愿，但却必须真诚地告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之一的美国政府：它现在向叛乱者萨文比提供的道义与物质援助使我们感到羞耻和伤心。我们认为，一个常任理事国不应当在安哥拉或任何存在内部冲突的国家销售死亡与破坏的工具。如果不加以谴责和制止，这一事例对我们所有人类来说都将是安理会与联合国作为可信的和平工具的末日开端。我知道，有人会很快向我指出，其他人现在也在干着同样的事，但通往和平的道路，哪一条更符合逻辑呢？是在军事上使冲突恶化，还是寻求国际一致意见，反对那些为自私利益扩散战争工具的人呢？

最后，我敦促安理会一致谴责在南部非洲发生的所有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以此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们准备在这一努力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我们决不参加任何只能在政治上帮助种族主义政权、破坏南部非洲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继续使纳米比亚处于南非非法的统治与剥削之下的行动——或非行动。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邀请我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对你来说，这一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因为你为非洲的儿子，你对这一问题在个人和官方两个角度都有着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你的立场令人鼓舞。我希望，本次审议的结果将使你和其他期望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取得胜利的理事国感到满意。

今天，安理会再次讨论南非令人痛苦的状况。在今天上午的仪式上，安理会的讨论集中在西方人的记录中众所周知的可耻的部分，这一丑恶的污点使人类大家庭感到极其窘迫。

前面的发言者已详细地叙述了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为维护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南非恐怖主义的各个方面。西方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代理人以“维护法律与秩序”为借口，在没有国际新闻媒介在场的情况下一直在杀害无辜的被压迫人民。阿扎尼亚或南非的法西斯主义殖民者残暴地进行恐怖统治已为人们详细地说明，无须再去详谈。不仅如此，安理会的一些理事国——它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大使馆不顾国际意愿，仍十分活跃——实际上并不需要关于南非或南部非洲局势的消息。职业的外交官们知道如何装出天真无知的样子，对自己政府在那一地区的所做所为假做不见。

因此，我要集中谈谈这一悲剧的另一面。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方面应得到更多的注意。安理会成员国都知道，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许多事件系这一问题的结果，而非根源。正是那些根源至今为止削弱了安理会的能力，使其无法采取有效和建设性的措施，结束这一痛苦和不幸的局势。这一根源就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吸血鬼。

为了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罪恶行径不会与其根源或供应途径相孤立或脱离，必须揭露这一吸血鬼的一些方面。确实，在我前面的发言者已适当地注意到美国总统给予萨文比的热烈的欢迎。美国政府与一个职业叛徒和种族隔离政权的正式代理人之间的这种热烈的相互理解不仅再次表明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也表明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如何将自己贬低到道义上的最低一级，以便使一种用心不良的相互效忠变成邪恶和不人道的联盟。

安理会成员已经看到了向众议院提出的报告。里根总统建议提供秘密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大家知道，这方面所谓的秘密援助一般是指军事上的。我国政府强烈谴责这类不道德和邪恶的联盟。我们认为，美国这样的伟大国家，有辉煌的成就，应有较多的道义的考虑。在这种腐败行径方面，美国是不孤立的。萨文比与其它西方的联盟与美国一样，认为多国公司的利益高于人类的价值。这些多国公司的匪帮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机器。美国政府只是站在前列，南非政权和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是这个恶魔的工具。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一旦这两个代理人受威胁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前后矛盾。比如，某些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和利比亚受害人民的问题提出来之后，美国首先阻碍对它们制裁，但对南非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参加了，但美国拒绝。美国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中，制裁只会适得其反，是错误的。而在前一情况下，尽管整个世界公开反对，美国住在受害国的公民也反对自己总统的决定时，美国仍这么做。

美国要求在利比亚的美国石油公司停止活动，对它们进行限制，要它们遵守总统的要求，美国公司得到银行系统的合作。然而，美国却严格阻碍和禁止对在安哥拉的美国石油公司贷款，尽管在安哥拉的营业额达20亿美元。为什么有差距呢？其答案是要扼杀安哥拉的经济。现在，在南非和利比亚与安哥拉中，这些公司大获其利，为什么在利比亚和安哥拉必须停止营业活动，而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却必须继续？在联合国里大家知道，压迫者总会为自己无法无天的政策辩护。

当释放曼德拉的问题提出以后，南非的罪恶政权把另一国的内政拉进来，目的是要转移美国的公众舆论。非法关押曼德拉也证明了美国与南非的政策之间的相互依存。

出于政治目的暴力一直被美国谴责为恐怖主义，但萨文比的暴力却得到美国的支持。在美国的眼中，他是一个自由战士。这难道不奇怪吗？美国这种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有道理，而巴解组织尽管得到国际组织的承认，从来没有占领任何人的财产，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园，却被说成是恐怖主义份子。

里根说他对萨文比这种反革命的支持以及对索摩查残余份子的支持是对自由战士的援助。萨文比难道不是博塔的代理人，他是自由战士吗？这站不住脚。除非自由战士是反对自由而不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穆斯林的很小的军事行动经常被误解和扩大，而南非的事件已经被轻描淡写地一笔抹过？克林毫佛的遗孀是一个国家英雄，她的去世居然在电视上成了专题报道，而南非的令人憎的手段在电视上只是为了显得公正而提一下。

劫机一直是罪行，但犹太复国主义犯下就不算罪行，美国做也不算罪行。这只不过是全球人民目睹的双重标准的一部分。美国在这方面有恃无恐，恬不知耻。宣布干涉海地和菲律宾等地的内政。也就是说，一般政府感到可耻的事，强国感到自豪。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从全面来看南非的公正的问题。如果不加强对这些人的国际压力的话，南部非洲的悲剧不会结束。

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进行政治阴谋，企图蒙骗世界，获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更大支持。幸而随着反对党的辞职以及博塔先生公开地与种族主义的保守党结盟，比勒陀利亚政权改革的姿态成了明显的欺骗阴谋，企图平息被压迫大众。事实是，被压迫大众只有通过军事斗争才能赢得自由，因为种族隔离政权决不可能参加任何谈判。

我要引证《金融邮报》1986年1月31日的一篇文件中的一二句话：

“上星期报导的一次读者测验结果表明，调查人中55%”——其中94%为白人——“赞成法定种族隔离。88%认为，取消种族隔离不会解决南非的政治和种族问题。”

这就是统治整整一个被监禁的民族的白人罪犯的态度。因此，想通过和平改革解决这问题是错误的，是违反理智的。

我们深信，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饱尝种族主义政权的迫害，决不会放弃斗争，直至取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我国政府谴责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和压迫政策，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多数人民；我们特别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对邻国的颠覆与破坏，特别对莱索托、博茨瓦纳、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的颠覆与破坏。

至于美国，或美国的那种机器人一般的外交政策，我们由衷地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对道义和人类的价值表示较多的尊重。不能仅仅以金钱来解释国家利益。即使有钱能使鬼推磨，况且事情并非如此，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也应该有一个体面

的形象吧。世界对使用否决权反对被压迫人民，支持种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现象还能容忍多久呢？事实是，南非受害的人民迟早会胜利，我们希望他们尽早胜利。难道美国不想同新生的南非人民政权保持友好的正常关系，而要把不能同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怪罪于苏联呢？美国政府不能苏联影响、共产主义的扩张或超级大国争夺来解释一切问题。为了避免被迫采用这种无法接受的解释，美国官员应在现为时还不晚的时候，对被压迫人民的事业表示某些关心，或许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了。

因此，我们支持坚决明确无误地执行《宪章》第七章，要求一切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兰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以您的智慧和外交技术，您一定能成功指导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我同时向您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阁下表示特别敬意，他以负责的精神，非常有效地主持了一月份安理会工作。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允许我参加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讨论，那一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严重影响。

去年，非洲国家代表多次来到安理会指控南非对南部非洲国家的侵略。最近受害的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大家都知道，导致安哥拉起诉的公然侵略行径仍然有增无已，而且，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暴力、死亡与痛苦的根源也一再得到加强。

我们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和国际社会热爱正义的国家来到安理会并不是出于沮丧，而是出于震惊和义愤，对公然支持由南非资助与训练了恐怖主义集团进行一场代理战之类危害我们区域的新阴谋感谢到怒。

最近的做法是对安哥拉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不正义的一笔债，因为它们敢于出来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反对它对大多数黑人的剥削、统治和有步骤的奴役。

安哥拉独立的时候它未能予以扼杀，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就开始进行破坏和入侵，升级到所谓的“友好睦邻”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强加于该地区其它国家的，这些国家和人民受各种压力和恫吓，目的是剥夺他们在反殖民斗争中来之不易的胜利。它抱着的同样意图，大肆屠杀黑人公民，这些黑人仅仅是为了恢复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采取的也是和平的手段。同样南非也资助和武装那些反叛组织，来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无疑，通向反抗阵营的条条大道通南非，因为它对该地区所有国家进行各种军事入侵。尽管这些行动加上种种荒唐可笑的借口，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公然行径，这已被宣布是违反《宪章》的原则、特别是违反了不容干涉和干预国家内政的原则，而且违反联合国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本组织正是为了反对这些恐怖主义的做法，才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断然明确宣布自己的立场的。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公然违抗国际社会意志。南非继续阻碍纳米比亚自由，虽然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已经确定了解决的构架。纳米比亚人看到自己自由权利被变成东西方权力政治的人质，他们的未来同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比勒陀利亚企图扼杀他们合法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愿望。种族主义政权不能停止南部非洲的自由运动，因而就采取恐怖行为，妄图继续控制纳米比亚，在该地区造成一个种族隔离的安全港。

我们同意，这个地区的国家需要和平与稳定，才可以全力以赴建设国家。那些向该地区国家进行恐怖主义行径的人并不是关心这种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不应被支持萨文比的真正目的所蒙骗。其目的是造成这种局势，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攻击，进行什么“反共产主义的斗争”，来对付那些支持正义的人。同时，加强

种族隔离，破坏一个国家，使人民沦入血泊之中，影响了几代人。

鉴于这种手法，我们不能缄默不管。安哥拉尤其是被作为人质，独立的成果慢慢地消失，因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做法放在安哥拉人民的自由和福利之上。

侵略不能仅仅因为南非及傀儡加以掩盖以便取得某些政府的支持、就得到允许。

圭亚那认为，安理会有明确责任维护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斯威士兰、赞比亚、津巴布韦的领土以及它们无辜的国民不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摧毁。现在，安理会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保证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能够实现独立。这个机构一再呼吁各国停止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提供财政、军事和其它援助，支持南非的傀儡集团，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办法，绕过对这个国家的武器禁运，掩盖了向种族隔离政权提供的财政援助。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保护者的唯一一贯响应就是明确地谴责种族隔离政权最近的做法，这不仅严重地影响南部非洲国家，同时也严重危害了整个世界的稳定。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已经没有其他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将在明天，1986年2月11日上午11点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晚上6点40分散会。